



燕园师恩录

王景琳 著





燕园师恩录

王景琳 著

凤凰枝文丛一 孟彦弘 朱玉麒 主编

 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燕园师恩录 / 王景琳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21. 6

(凤凰枝文丛 / 朱玉麒, 孟彦弘主编)
ISBN 978-7-5506-3423-7

I. ①燕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083116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燕园师恩录 |
| 著 者 | 王景琳 |
| 责任编辑 | 陈晓清 |
| 书籍设计 | 徐 慧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 |
| 出版社地址 | 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fhcb.com |
| 照 排 | 凤凰零距离数字印前中心 |
| 印 刷 |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 邮编:215104 |
| 开 本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10.5 |
| 字 数 | 210千字 |
| 版 次 | 2021年6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506-3423-7 |
| 定 价 | 68.00元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2-68180638) |

王景琳

王景琳，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与1984年分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、硕士学位。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讲师。现任教于加拿大政府外语学院。著有《中国古代寺院生活》、《鬼神的魔力》、《中国鬼神文化溯源》及长篇小说《缘分》。与徐甸合著《词体及其发展》、《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》、《历代寓言名篇大观》、《庄子文学及其思想研究》、《庄子的世界》等学术著作；并主编《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》、《先秦散文精华》等。其中《庄子的世界》入选2019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

弁言

“凤凰台上凤凰游”，是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之诗句，昔年我江苏古籍出版社立足南京、弘扬文史，而更名所由也。

“碧梧栖老凤凰枝”，是杜甫《秋兴八首》所吟咏，今日我凤凰出版社为学林添设新枝，而命名所自也。

30多年来，凤凰出版社围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，彰显传承文明、传播文化、服务大众、贡献学术的出版理念，坚持以整理出版中国文、史、哲古籍及其研究著作为主的专业化方向，蒙学界旧雨新知之厚爱、扶持，渐已长大成为“碧梧”，招引了学界“凤凰”翩然来栖。箫韶九成，凤翥凰翔！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！

“凤凰枝文丛”是本社与学界同人共同打造之文史园地，除学术研究论文外，举凡学人往事、经典品评、学术札记之文化随笔，旧学新知，无所不包。是作者出诸性情而诗意栖息之地，读者信手撷取而涵泳徜徉之处。

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
愿“凤凰枝文丛”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家园。

序

夏晓虹

本书作者王景琳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把近年所写关于北大老师的回忆文章结集成册，邀我作序，理由是“我的老师也是你的老师”，让我无可推脱。并且，就同班同学而言，景琳兄也算是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交往最多的男生，确实有话可说。

话说当年，我是以第二批录取的走读生身份进入北大，错过了与全班同学相互介绍认识的机缘。加以从小学以来沿袭已久的男女生之间的界隔，让我与本班男生也少有往来。以致在感情最袒露的毕业留言中，不止一位男同学提到，大学四年，不记得和我直接交谈过。这其中，景琳兄应是极少数的例外，尽管我们真正熟识起来，也还要到研究生阶段。

大学期间，我第一次对景琳兄留下深刻印象，是在三年级第一学期陈贻焮先生开设的“三李研究”选修课上。当

时课程刚刚过半，景琳兄即率先呈交了题为《李白从璘辨》的论文。有着“赤子之心”的陈先生批阅后，立刻热情洋溢地在课堂上大力夸赞，景琳兄由此脱颖而出，成为我们班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秀。还记得陈先生对景琳兄大作的评说，除了肯定其好学深思、善于发现问题和组织材料，更指出了论文作法。景琳兄的初稿应是将最关键的史料尽先端出，然后再从头说起。陈先生认为，这条材料应当留在最后，经过百转千回，曲折道来，最后一锤定音，文章才好看。这一教导对我的论文写作也很有启发，所以至今不忘。

与景琳兄更多的交集在读研究生之后。特别是1983年夏，按照当时的研究生实习规定，景琳兄的导师褚斌杰先生要带领弟子南下进行学术考察，我的导师季镇淮先生因年迈体弱，不宜出门，便将我托付给褚先生，因此得与景琳兄以及后来做过深圳大学校长的章必功兄同行。王、章二兄跟随褚先生，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，我则在近代段。我于是笑称，正是有赖于我的加入，本来到了曲阜，拜过孔庙就该折返的二人，才可以延长旅程至江南。必功兄走到南京，已是归乡情切，直接回了铜陵。剩下我和景琳兄，一路跟着褚先生，经上海，到绍兴，从杭州返京。十来天相处，可以想见，说的话足够多。

和我不同，景琳兄性格比较外向。沿途交谈留给我的感觉是，他对自己的学术前途有明确的规划和充足的自信。其实，早在大学本科时期，景琳兄已抱定从事古代文学研

究的志向，选课亦自觉有所偏重。因此，读研对他正是必由之路，录取后选择专业方向时，景琳兄也顺当地进入了先秦两汉文学段，在自己感兴趣且有所积累的领域里继续深耕。这些是我早就知道的。

而我此前不了解的是，景琳兄原来与任课的多位老师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。这是读此书稿的一大发现。77、78级的学生求知若渴是出了名的，课间休息时，授课老师被提问的学生包围，是教室里常见的一道风景。我虽不在此列，但也知道，大多数提问者也就到此为止，不会再登堂入室。而景琳兄不然，他与本书中写到的多位老师显然有更频繁的接触。

比如彭兰教授，早就听说她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，由闻先生主持，与日后同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哲学家张世英结为伉俪，颇具传奇色彩。和景琳兄相同，我也慕名选修了彭先生讲授的“高岑诗研究”，却连期末上交的读书报告写了什么也已想不起来。景琳兄则不仅在课堂上与彭先生有深入讨论，而且多次登门求教，甚至毕业论文的重大修改也是听取了彭先生的意见。我对彭兰先生最后的记忆是，她来参加我们班的毕业合影，因下雪路滑，跌倒摔伤，让我们一直很内疚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当时因景琳兄常出入其门，班长特意委派他接送，而彭先生性急，提早出门，方有此闪失。

自然，从专业角度说，景琳兄最熟悉的还是古代文学

教研室的老师，如吴组缃、林庚、吴小如、陈贻焮、褚斌杰、周先慎诸先生，在本书中都有精彩、生动的记述。其他如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孙玉石、乐黛云、袁良骏，以及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谢冕教授，景琳兄也因修课之故，对其学问、风采有所体认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除了文学专业的老师，像古文献专业的阴法鲁先生、汉语专业的曹先擢先生，我在校读书时完全未听过课，景琳兄却与之多有过从。不但亲承音旨，他与阴先生还一度比邻而居，拥有了更多日常的交会。所修曹先生开设的《说文解字》课，竟然也是专为他与必功兄开的小灶。如此转益多师，深入堂奥，景琳兄治学精进、日后著述丰赡亦在意料中。

值得称道的是，景琳兄叙写师恩并不满足于散碎的回忆，由课堂内外的受学出发，他还进一步查找资料，阅读代表作，在每篇文字中，尽力展现诸位师长的学术历程，引导读者一窥其研究格局。例如，从何九盈先生为我们上“古代汉语”课以及课外的系列讲座说起，牵引出其关于全球化时代汉语与汉字文化意义的著述；记阴法鲁先生一文，以讲授“中国古代文化史常识”课的“概论”开篇，依次述及阴先生在《诗经》研究、中国古代音乐史，尤其是参与破译宋代词人姜夔的十四首自度曲方面的成就；开讲《说文解字》的曹先擢先生乃是一位善于作“小学问”的大学者，因1970年代参加修订《新华字典》，从而与辞典学结下不解之缘，并最终从北大调往国家语委。诸如此

类，由其人及其学，景琳兄逐一娓娓道来，使这册小书拥有了厚重的分量。

而从本书的首尾两篇，可知景琳兄进入中文系，原本抱着成为作家的梦想。尽管后来转向学者之途，早年的文学感觉却并未磨损。这使他在忆述诸师长的学问时，也能体贴入微地摹写出其人性情。如林庚先生的诗人气质，阴法鲁先生的善体人意，谢冕先生的活力四射，孙玉石先生的坦诚谦逊，以及褚斌杰先生在“开朗大度、与世无争的背后，隐藏着一颗久经磨难的谨慎之心”，一生不断挑起论战的袁良骏先生，也有一个“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、寂寞的灵魂”。凡此，都在景琳兄笔下得到揭示，令人过目不忘。

景琳兄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工作，1991年更远走加拿大，至今已近三十年。在异域他乡，景琳兄始终不忘北大出身，无负师长教诲。改以汉语教学为主业后，立成享誉一方的名师；课余尚勤勉治学，与夫人徐甸合著的《庄子的世界》，出版后亦大获好评。撰写此书，在景琳兄是感恩教泽绵长，我辈从旁观看，又感动于其间充盈的至情。

何况，阅读景琳兄大作，对于我更是一次温暖的回顾之旅——年轻时的读书生活，师长们的音容笑貌，同学间的朝夕相处，不时浮现眼前。那是一份永难忘怀的珍贵记忆。

2020年12月1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目录

- 001 序 夏晓虹
- 001 文人中的“剑客”
——永远的吴组缃先生
- 017 诗化了的学者、教授
——久闻其名的林庚先生
- 033 我们的第一位文学史老师
——忆吕乃岩先生
- 049 何九盈先生二三事
- 062 学者教授群里的“性情中人”
——纪念吴小如先生
- 079 宽厚仁慈、诲人不倦的师者
——怀念陈贻焮先生
- 097 一生低调的大家
——记阴法鲁先生

- 116 “清辉依旧透窗纱”
——忆彭兰先生
- 133 于细微处见功力
——为周先慎先生纪念文集而作
- 147 做“小学问”的大学者
——写在曹先擢先生辞世之际
- 167 迟到的纪念
——写在褚斌杰先生去世 12 周年之际
- 191 “老顽童”谢冕老师
- 206 虽远犹近的孙玉石先生
- 223 比较文学的掌门人、跨文化研究的旗手
——乐黛云先生印象
- 237 袁良骏先生：一生锋芒毕露的斗士
- 257 一生求真的学者、师长
——怀念徐继曾先生
- 280 我的一位最特殊的“老师”
——我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不解之缘
- 296 燕园，我生命中的里程碑
- 319 后记

文人中的“剑客”

——永远的吴组缃先生

“剑客”，行侠仗义者也。而文人“剑客”，则有着不畏名流权贵、仗义执言、偏激张狂的独特风采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法国作家大仲马《侠隐记》（又译《三剑客》《三个火枪手》）的中译本与电影刚刚传入中国，备受追捧，于是，坊间流传的清华校史，就出现了若干版本的“清华三剑客”“清华四剑客”。最早的“清华三剑客”，指的是周培源、金岳霖、陈岱孙三位，其后也有陈岱孙、叶企荪、金岳霖之说。而“清华四剑客”则指的是吴组缃、林庚、季羨林、李长之四位文坛大侠。此四位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时就读于清华园，虽不同系，却都是蜚声一时的文坛才俊。^①五十年代院系调整，四人中除李长之

^① 尧育飞：《清华“三剑客”“四剑客”之说》，见中国作家协会网2018年3月5日。

外，其他三位都成了北京大学教授。

1

据说，“清华四剑客”之说最早出自季羨林先生1994年1月11日所写的《悼组缊》一文：

距今六十四年以前，在三十年代的第一年，我就认识了组缊，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读书，岁数相差三岁，级别相差两级，又不是一个系。然而，不知怎么一来，我们竟认识了，而且成了好友。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，可以说是清华园“四剑客”。大概我们都是所谓的“文学青年”，都爱好舞文弄墨，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。^①

经后人考证，“清华四剑客”之说只是季先生“事后追忆所打的比方”^②，季先生后来自己也澄清道：“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‘四剑客’之类的名称，可我们毫无意识地

① 季羨林：《悼组缊》，收入《世态炎凉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，2000。

② 尧育飞：《清华“三剑客”“四剑客”之说》，见中国作家网2018年3月5日。

结成了一个团伙，则确是事实。我们会面，高谈阔论，说话则是尽量夸大，尽量偏激，‘挥斥方遒’，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。”^①

无论“四剑客”之说的由来究竟如何，所谓高谈阔论，夸大偏激，指点江山，蔑视名流，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四位先生的文人“剑客”之风。“清华四剑客”中，林庚、吴组缃先生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除了其学术成就之外，林庚先生又以诗名，吴组缃先生则以小说名。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6年半中，正好赶上老先生们辞别本科讲台的末班车，有幸上过林庚先生的“楚辞研究”、吴组缃先生的“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”与“红楼梦研究”。用同窗陈建功兄的话来说，他们是“拼了老命”“为我辈作一番绝唱”^②。在讲台上，林先生飘逸绝尘，吴先生稳健犀利，两位先生在学术领域、个性人格方面虽有诸多不同，但其“剑客”之风却一脉相通。

① 季羨林：《追忆李长之》，收入《季羨林自选集：悼念忆》，华艺出版社，2008。

② 陈建功：《我作哀章泪凄怆》，收入《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》，新华出版社，2009。

第一次与吴组缃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是在1978年初、我刚刚踏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大门、系里组织的七七级同学与吴组缃先生的见面座谈会上。恢复高考后的北大中文系，文学专业七七级一共招了40多位学生，其中20来人上学前就发表过诗歌、散文或小说，有的同学甚至已经是文坛上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。想必当初抱着当作家、诗人的美好理想而跨入北大中文系门槛的，不仅仅是我一个。为了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园地，我们班率先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《早晨》，我给刊物写的两首小诗中，的一首居然被北大校报选中并转载了。今天看来，这实在算不了什么，但对当时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却颇具鼓舞，一下子就把我的创作热情激发了出来。此后一个星期，我居然在上课之余一鼓作气搞出了篇万把字的小说。正在全力以赴的修改中，恰恰听到吴组缃先生要在32楼二楼的中文系会议室与同学们见面的消息。想来我当时的兴奋之情就是想掩盖也掩盖不住。

作为小说家的吴先生，在30年代就已名声大振。其成名小说、也是代表作《一千八百担》《天下太平》《樊家铺》等后来结集为《西柳集》《饭余集》，都是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创作的。清华时期是吴组缃先生小说创作的高峰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对这个见面会有着怎样一种莫

名的却是极度的兴奋与期待，可想而知。我当时十分渴望能够得到这位大作家、大教授在小说创作上的耳提面命，甚至还准备了几个问题向吴先生求教。

吴组缃先生极为健谈。记得见面会上一一聊，他便单刀直入谈到大多数同学最关心的写作上。吴先生说，中文系学生毕业后不能写，就像糖不甜一样。这话让我的心一下子就绷紧了，顿时感到压力山大。心想，您老人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不会期待所有中文系学生最终都能写出什么名堂来吧？没想到，吴先生接着话锋一转，说北大中文系可不是培养作家、诗人的地方。要想当作家、小说家，那可是入错门了。闻听此语，我大为愕然。那时理解的所谓“写”，不就是写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吗？静着心慢慢听下去，直到那天见面会结束，我才把吴先生的意思真正琢磨出来。

吴先生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、诗人，是说当作家、诗人需要的是生活，是对生活的感悟，需要的是创作的灵感与写作的功力，而这些却不是大学中文系的培养方向。大学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考、分析、研究能力的人，是做学问的，而非作家、诗人。吴先生的这席话，对我不啻于醍醐灌顶，就是这次见面会，把我上大学前所怀有的作家梦、诗人梦彻底送到了爪哇国。现在想来，吴先生的这番话当是有感而发的经验之谈，出于他自己清华求学的切身体验。最近读到吴组缃先生悼念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